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上

羅椅

大打圍

水竹宮

宋彥舉鍼法

華夷圖石

縉雲葉醫

洪蕖

插花種菊

大野猪

天花異

西城玉山

靈壽杖

改安吉州

二王入閩大略

海船頭髮

海神擎日

癸辛雜識

續集目上一

汲古閣

戊子地震

江西術者奇驗

京口天裂

李醉降僊

海井

狗畏鼻冷

鑿井法

重窖

日形如瓠

葉李遭黥

地連震

蜀人不浴

梅無仰開花

柵沙武口

李仲賓談鬼

大興獄鬼

梨酒

四明延壽寺火



合樂諧和

盜馬踏淺

于闐玉佛

狗站

姨夫眼眶

偏僻無子

琴應弦

治物各有法

金鳳染甲

杭城食米

開慶六士

范元章夢

福王婚啓

雷雪

醫術

湖翻

回回沙磧

短蓬

癸子雜識

續集目上二

汲古閣

子山隆吉

寒材望

船吼

古獄塔燈

成都惡事

馮婦搏虎義

鹽養花

文山像贊

王茂林立子

回回送終

接待寺

天雨塵土

宋江三十六贊

種葡萄土

插瑞香法

楊髯發陵

西征異聞

嘲雷忠齋

鎖陽

純色骰錢

公主添房

聖門本草

海鱒兆火

壬辰星隕

葉李紀夢詩

海蛆

北方大車

全氏學鬼

押不盧

種苾苓

葉李姓名二十

訟學業背社

相馬法

碑蓋

駝峰

解厄呪

癸丑雜識

續集目上三

汲古閣

霍山顯靈

黃蘆城幹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上終

癸辛雜識續集上

宋 弁陽 周密

明 海隅 毛晉 訂

羅椅

羅椅字子遠號礪谷廬陵產也少年以詩名高自
標致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子袖文過之句知
其爲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
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
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

癸辛雜識

續集上

汲古閣

尊饒雙峰爲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
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爲饒
氏高弟其實欲蓋陶椅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薦
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
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起日
遂青鞋破襜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
銜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
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闈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
一師善教導蓋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

念也師憲先廉知爲子遠詒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憲爲之絕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踪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旣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換文林爲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疊疊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宰顛之信豐登畿爲提轄榷貨務賈師憲旣知其平生素詭詐不然之久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

汲古閣

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去饒雙峰者番陽人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菴爲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菴韓秋巖皆爲雙峰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旣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韓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峰死二君匍匐往哭縞素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爲守津吏報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

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卽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
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
聘董爲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蓋一時道
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
董敬菴淦之浮薄者鄉人呼爲董苟菴韓自詭爲
魏公之裔僻居蔀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
友云先忠獻王勳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
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以此往往爲
後生輩所譏云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三

汲古閣

大打圍

北客云北方大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
凡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旣合則漸
束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弔獲獸凡數十萬
虎狼熊羆麋鹿野馬豪猪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
兔耳獵將竟則開一門廣半里許俾餘獸得以逸
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之
前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之門如隊長
復帽則其圍復合衆始獵耳此亦湯王祝網之意

也

水竹居

薛野鶴曰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
方好此說甚奇

宋彥舉鍼法

趙子昂云北方有宋彥舉者鍼法通神又能運氣
謂初用鍼卽時覺熱自此流入經絡頃刻至患處
用補瀉之法治之則病愈而氣血流行矣

劉漢卿郎中患牙槽風久之頷穿膿血淋漓醫皆
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

汲古閣

不効在維揚有丘經歷益都人妙鍼法與鍼委中
及女膝穴是夕膿血卽止旬日後頷骨蛻去別生
新者其後張師道亦患此證亦用此法鍼之而愈
殊不可曉也丘嘗治消渴者遂以酒醪作湯飲之
而愈皆出於意料之外

委中穴在腿腓中女膝穴在足後跟俗言丈母腹
痛灸女婿脚後跟乃舛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灸
經無此穴又云女須穴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
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今聞移置汴

京文廟中作拜石 伯幾月
觀皆云

縉雲葉醫

括之縉雲有葉醫挾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
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
北執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
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音
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毋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五

汲古閣

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違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
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既覺惴惴然遂往廟
中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
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酌謝乃
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殂矣 蔡蓮
潛云

洪渠

高疎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過人一日歌
真珠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若病
酒而困懶者疎寮極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用卿

法高因視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脫籍而去以此
得嘖言者

插花種菊

春花已半開者用刀翦下卽插之蘿蔔上却以花
盆用土種之時時澆溉異時花過則根已生矣旣
不傷生意又可得種亦奇法

沈草
庭云

梅雨中旋摘菊

叢嫩枝插地下作一處以蘆蓆作一棚高尺四五
覆之遇雨則除去以受露無不活者且叢矮作花
可觀上盆尤佳

癸辛雜識

續集上六

汲古閣

大野猪

北方野猪大者數百斤最獷悍難獵每以身揩松
樹取脂自潤然後臥沙中傅沙於膏久之其膚革
堅厚如重甲名帶甲野猪雖勁弩不能入也其牙
尤堅利如戟馬至則以牙梢之馬足立傷雖虎豹
所不及也又云獵犬之良者最畏狐蓋狐善以穢
氣薰犬目卽瞽收獵者凡見狐必收犬蓋恐爲所
損也

胡德齋

天花異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來日光中有若柳絮如雪片
片者飛舞亂下人皆闕傳以爲天花者至初四日
大雷雨飛雹大者如當三錢始知連日所謂天花
者卽雪也及飛下人則以雹耳蓋小片半空已化
於烈日中大者乃乘風而墜耳繼聞沈氏失冰一
窖次日王子才自越來則知越中端午日大電西
廊門雪亦失其半按寧宗嘉定甲戌九月朔日食
之旣日傍有星見及有飛片如雪母之狀自天飄
下今之天花殊類此也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七

汲古閣

西域玉山

劉漢卿嘗隨官軍至小回回國去燕數萬里每雨
過山泥淨盡數百里間皆玉山相照映碧澱子皆
高數尺豈所謂瑯玕者耶

靈壽杖

又云靈壽杖出西域自黃河隨流而出不知爲何
木其輕如竹而性極堅韌又有蘋柳色如紅玉亦
可爲杖能辟雷每雷作時杖頭皆有火光殊不可
曉又有大桃核如升可以破而爲碗皆自黃河流

下不知何國物也

改安吉州

或言湖州以潘丙之事改名安吉州乃寓潘丙二字史相之狡獪也

二王入閩大略

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陳丞相宜中與張世傑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蘇劉義張亮節張全挾二王及楊侁二妃行自漁浦渡江繼而楊駙馬亦追及之至婺駙馬先還二王遂入括既而陳丞

癸辛雜識

續集上八

汲古閣

相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於福州治立益王

卽吉王方八歲

改元景炎立之日衆方立班忽有

聲若兵馬至者衆驚甚久乃止益王銳下一目幾眇是歲大軍至遂入廣州至香山縣海中大戰而勝奪船數十艘繼而北軍再至遂致敗績益王墜水死陳宜中自此逃去竟莫知所之繼又至雷州駐碭洲

屬雷州界

立廣王

後封衛王俞妃所生

貌類理宗卽位之日有黑龍見兩足一尾收號祥興至己卯歲二月

北軍大至戰于厓山初以乏糧遣心腹賫銀上岸

糴米至是衆船出海口迎戰而所遣者未還張世傑云若棄之而去後來何以用人遂決計不動遂決戰自曉至午南北皆倦欲罷平日潮信凡兩時卽退適此日潮終夕不退北軍雖欲少退而潮勢不可遂死戰南軍大潰王及樞密使陸秀夫字君實楊亮節皆溺海而死焉時二月六日也此役也皆謂蘇劉義實著忠勞云姜大成云大

海船頭髮

澈浦楊師亮航海至大洋忽天氣陡黑一青面鬼

癸辛雜識

續集上九

汲古閣

躍入舟中繼有一美婦人至顧左右取頭髮舟人皆辭以無婦人顧鬼自取之卽於船板下取一籠啓之皆頭髮也婦人揀數束而去

海神擊日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往援李璿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

戊子地震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月二十四日丙子夜
正中地大震始如暴風駕海潮之聲自西南來雞
犬皆鳴窻戶磔磔有聲繼而屋瓦皆搖勢若掀箕
余初聞是聲大驚以爲大寇至懼甚噤不敢出息
繼而覺臥榻撼如乘舟迎海潮始悟爲地震也遠
近皆喧呼或以爲火凡兩茶頃甫定次日親朋皆
相勞問互言所聞至十一月初九日庚辰辰時又
震余向於庚子歲時先子畱富沙曾經此變乃晡
時杭雪則在二鼓後此理不可曉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

汲古閣

江西術者奇驗

咸淳甲戌之春余爲豐儲倉久以病痞不出忽聞
賈師憲丁母憂而出凡朝紳以至景局皆往唁奠
送之江干同官曾昭陽來問疾因及此事云師憲
旦夕必再來余曰此公請歸之章凡十餘今適有
此必不復來矣曾曰江西一術者其言極神前日
來嘗扣之云此人不如今歲必再來尚可洗日一
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不以爲然至秋
度宗升遐繼而有潰師亡國之禍果如其言惜當

時不曾扣問術者姓名也

天裂

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
一日午後忽見天裂見其中軍馬旗幟甚衆始紅
旗繼而皆黑旗凡一茶頃乃合見者甚衆

趙德潤

李醉降仙

應山在淮閩日呂少保薦一術士能降仙豪於飲
號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禱祈令人自書一紙實
卷之以香一片令自祈禱且自緘封書押并金紙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一

汲古閣

一百焚於香爐中然後索酒痛飲多至四五斗乃
濃墨大書或草或畫卦影或賦詞詩之類多至數
十紙皆粲然可讀其答所問往往多驗一日應山
密書以扣襄樊之事醉後大書十字云山下有朋
來土鼠辭天道每字徑尺餘至甲戌歲度宗升遐
解者謂度宗庚子生納音屬土所謂土鼠者耶

德潤

海井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
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旣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

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駟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卽取錢付駟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狗畏鼻冷

癸辛醉識

續集上十二

汲古閣

狗最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

鑿井法

北方鑿井動輒十餘丈深尚未及泉爲之者至難或泉不佳則費已重矣後見一術者云凡開井必用數大盆貯水置數處俟夜氣明朗於盆內觀所照者星光何處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也試

之屢驗

伯機

重寤

自兵火以來人家凡有窖藏多爲奴僕及盜賊軍
兵所發無一得免者獨聞一貴璫家獨有窖藏之
妙法須穿土及其下置多物訖然後掩其土石石
上又覆以土復以中物藏之如此三四層始加甃
砌異日或被人發掘止及上層見物卽止却不知
其下復有物也多者儘藏於下此說甚奇

日形如瓠

范元章聞之本心翁謂曾見錢浩達可云戊子十
月內早出郭日初出略無精光其形如瓠旣而變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三

汲古閣

方乃就圓殊不可曉也

葉李遭黥

葉亦愚上書後朝廷捕之甚急遂禱之霍山張王
廟是夕夢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雞爲蛇所纏
牢不可解其後有黥而王之驗二物已酉合也

地連震

紹定戊子八月初三日二鼓雷雨之聲自東北來
地遂震四鼓再震九月十三日夜又震謝密菴云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者五今連及三震焉其

後嘉熙庚子地震戊子歲十月地震十一月又震
却一甲子矣

蜀人不浴

蜀人未嘗浴雖盛暑不過以布拭之耳諺曰蜀人
生時一浴死時一浴

梅無仰開花

杜南谷云梅花却無仰開者蓋亦自能巧避風雪
耳驗之信然

柵沙武口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四

汲古閣

北軍未渡之時守把統制官王順欲柵沙武口及
沌口以此二處江水極深難於用工遂用披搭敞
舟百餘隻載沙石沉之繼以石筵土囊壓下就用
檣竿打爲樁柵不兩日卽辦蓋長江之險此二處
最爲要害故也夏貴乃以爲不然遣人盡去樁柵
欲縱北船入口然後與戰順極以爲憂請披搭船
三百隻左右前後皆置棹先棹以迎之俟彼船出
口子卽以鐵猫兒罾定復回棹拽其船以歸蓋口
子旣小自不容竝進不過盡入吾彀中乃已夏老

復忌其功不以爲然及北船盡出之後散漫大江之中守兵僅能與未去口子者相拒而餘舟皆已飛渡許廣矣

李仲賓談鬼

李仲賓衍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頽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五

汲古閣

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摔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踟躕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侶怒而去旣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執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

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啓其石下乃胥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大興獄鬼

仲賓又云向在燕爲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爲大興獄聞有物怪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獨據炕酣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覺則胸間憤悶若壓氣不甦醒極力微開目見一人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六

汲古閣

黑色乘微月率率有聲而前旣進復退於是恐甚極力瞠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啓也頃之其人復來思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雙於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擲之劃然有聲如雉鳴用手斜拉窓眼而去至曉觀之其手拉窓處每窓眼皆圓竅數十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爲何怪也

梨酒

仲賓又云向其家有梨園其樹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車忽一歲盛生觸處皆然數倍常年以此不可

售甚至用以飼猪其賤可知有所謂山梨者味極
佳意頗惜之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
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
園中忽聞酒氣熏人疑守舍者釀熟因索之則無
有也因啓觀所藏梨則化之爲水清冷可愛湛然
甘美真佳醞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止用葡
萄釀之初不雜以他物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

四明延壽寺火

四明延壽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良月溪者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七

汲古閣

爲知客一夕夢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
年後當使瓦礫化爲黃金適符吉夢至明年己丑
正月初四日乃四明尊者忌辰作會次日戴覺民
家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應乃如此先是一
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夢其祖宗云火災當起
於汝家吾力告免於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矣
及火作乃起於戴氏閩人汪信之家與信道僅有
一字之異所毀幾萬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
不得免其新舊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此尤可

怪云

合樂諧和

嘗聞梨園舊樂工云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謂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絃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然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卷

汲古閣

盜馬踏淺

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閫遣無鼻孔回回潛渡江北盜馬或多至二三百匹其後遂爲所獲遂扣其渡江踏淺之處乃自陽羅堡而來於是大江可涉地北盡知之遂由其處而渡焉

于闐玉佛

伯顏丞相嘗至于闐國開省於其國中開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已卽貢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一尺五寸五分

長一十七步

卽長八丈五寸也

以重不可致

狗站

伯機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

華言乃五國城也

其地極

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卽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飛其狗悉諳人性至站亦破狗分例稍不如儀必至嚙死其人

姨夫眼眵

席

音望

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爲白衣男子所據來則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八

汲古閣

痛飲然後共寢帛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牀下旣而果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躡捷如飛因逆刃搶殺之墮地化爲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眵蓋北人以兩男子共狎一妓則呼爲姨夫故以爲戲云

伯機

偏僻無子

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術非惟致

疾然不能有子蓋交感之道必精與氣接然後可以生育而偏僻之術必加繫縛之法氣不能過是以不能有子也愛身者當慎之

琴應絃

琴間指以一與四二與五六四與七爲應今凡動第一絃則第四絃自然而動試以羽毛輕織之物果然此氣之自然相感動之妙紫霞翁

治物各有法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窯燒之

癸辛雜識

續集上十九

汲古閣

永不復脫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則見水不去墨珠相思子磨汁綴之白芨亦可則見火不脫凡事皆有法

金鳳染甲

鳳仙花紅者用葉擣碎入明礬少許在內先洗淨指甲然後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纏定過夜初染色淡連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滌不去可經旬直至退甲方漸去之或云此亦守宮之法非也今老婦七
人旬者亦染甲 今回回婦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猫狗爲

戲

杭城食米

余向在京幕聞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開慶六士

陳宜中曾唯黃鏞劉黻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嵩之起復上書倡爲期之論一時朝紳如盧越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

汲古閣

徐霖元杰趙無墮皆和之時人號爲六君子旣貶旋還時相好名牢籠宜中爲倫魁餘悉擢巍科三數年間皆致通顯然夷攷其人平日踐履殊有可議者然同聲合黨孰敢櫻其鋒郭方泉聞在臺日嘗疏黃鏞之罪因論虛名之弊時宜中在政府黻在從班競起攻之聞爲之出臺及鏞知廬陵文宋瑞起義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旣而北兵大入則如黃如曾數公皆相繼賣降或言其前日所爲皆僞也於是有爲之語云開慶六君子至元三

搭頭宋之云亡皆此輩有以致之其禍不止於典
午之清談也

范元章夢

范元章向者魏明已館中嘗赴省試夢至大宮殿
手執文書歷階而上自顧其身則挂綠衣旣而有
衣皂褶者亦欲進爲左右所却以爲無綠衣而不
可進范遂脫所衣綠袍與之其袍內乃著粉青戰
袍旁有嘲之者答云無笑此乃銀青袍也及寤雖
喜衣綠之吉又有脫袍之疑旣而中第辭魏氏館
繼之者乃蜀人稅某也次舉亦第於是脫袍之徵
已驗獨不曉銀青之說然自喜以爲此必異時所
至之官也臨安鹽倉批滿則謝堂實尹京其銜乃
銀青光祿大夫時事已異僅止於此是以知人生
皆有分定不容少有僥倖也

福王婚啓

福王之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書一聯云依光
薊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
有味也時福王爲平原郡公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一

汲古閣

雷雪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
分余送女子嫁吳氏至博陸早雪作至未時電光
繼以大雷雪下如傾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陡黑余
生平所未見爲驚懼者終日客云記得春秋魯隱
公元年三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
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變
未及考也

醫術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二

汲古閣

吾鄉醫者龐良臣良材兄弟二人指上頗明最是
暗記諸藥方不差分毫爲難能也永嘉術者陳獨
步瞽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聞其聲卽知其爲何
人也誦言一別今幾何歲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
時者乎略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紀胸中
所儲無慮數萬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
歷歷可聽又有張五星亦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
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欬扣問
數語卽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姬

妾并玉器云

湖翻

庚寅五月連雨四十日浙西之田盡沒無遺農家
謂尤甚於丁亥歲雖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
不沒者則大風駕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
名之曰湖翻農人皆相與結隊往淮南趁食於太
湖買舟百十餘所載數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風
驟至悉就溺死又有千餘人渡楊子江濟者同日
亦沉于江淨慈靈隱皆停堂客僧數百皆渡江還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三

汲古閣

浙東內四僧偶別門徒至中途忘攜雨具還取之
至江干則渡舟解維矣方悵然自失舟至中流亦
爲風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豈非所謂劫數者耶

回回沙磧

回回國所經道中有沙磧數千里不生草木亦無
水泉塵沙眯目凡一月方能過此每以鹽和麵作
大饅置橐駝口中仍繫其口勿令噬嗑使鹽麵之
氣沾濡庶不致餓死人則以麵作餅各貯水一盂
於腰間或牛羊渾脫皮盛水置車中每日略食餌餅濡之以水

或迷路水竭太渴則飲馬溺或壓馬糞汁而飲之
其國人亦以爲如登天之難今回回皆以中原爲
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

短蓬

楊大芳嘗爲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時晴
霽時見如匹練橫天其色淡白則晴雨中分土人
名之曰短蓬亦蜃氣之類也

子山隆吉

梁棟字隆吉鎮江人登第嘗授尉與莫子山甚稔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四

汲古閣

一日偶有客訪子山留飲作菜元魚爲饌偶不及
棟棟憾之遂告子山嘗作詩有譏訕語官捕子山
入獄久之始得脫而歸未幾病死余嘗挽之云秦
郎獄成盃酒裏烏臺禍起一詩間紀其實也後十
年棟之弟投茅山許宗師爲黃冠許待之厚旣而
棟又欲挈妻孥而來許不從棟遂大罵之許不能
堪遂告其曾作詩云浮雲暗不見青天指以爲罪
於是捕至建康獄未幾病死此恢恢之明報也

寒材望

蹇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塋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爲埋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旣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五

汲古閣

船吼

甲戌歲越中榮邸兩舫舟忽有聲如牛吼移時方止俗謂之船吟不祥之徵也未幾有透渡之禍庚寅歲十一月朔西興渡以舟子不謹驅趁渡人上沙太早旣而潮至趨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時王篠竹孫小隱同問渡目覩其事以鈔一錠命舟僅救三人孫遂以事白省遂斷兩監渡官各一百七下梢人則處典刑以謝溺者旣而渡口之舟復大吼豈溺者有知而然邪

古獄塔燈

武林右司理院昔爲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風雨陰晦之夕或現一燈於上則府主必移易獄有故甲戌歲范元章攝右獄日親見之此燈或多至六燈兩兩相竝於塔之半其色淡紅而微青凡數見之

成都惡事

魏明已之姪有六直閣者云少年在成都時方承平繁盛與京師同一日入酒肆中坐覺卓下有所遺物如鑰匙之狀極其光瑩俱各不等凡數十枚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六

汲古閣

莫曉其爲何物姑收置之佩囊中因遊狹斜至深夜方歸忽有三四少年揖於道旁爲禮甚恭然皆平生素昧者力邀於酒肆中堅辭不可酒再行乃出向所得如鑰之物見還云某輩不知先生在此輒犯不韙茲謹納還然所願受教於明師魏聞其言略不知所謂亦不知此爲何物亦莫知緣何爲其所取辭以偶爾得之初不知爲何用而衆猶不信久而乃散及扣黠者則知此物探囊胠篋之具此數輩適得之於魏疑其爲高手盜也欲師之耳

魏懼賈禍亟毀棄之久而不敢出市云

范元章

馮婦搏虎義

孟子馮婦搏虎一章有以昔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爲斷句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與前段相對亦自有義

鹽養花

凡折花枝槌碎柄用鹽築令實柄下滿足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開花作葉不可曉也

文山像贊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七

汲古閣

有傳鄧光薦贊文山像云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而壁完血化碧而心丹嗚呼誰謂斯人不在世間

祝靜得

王茂林立子

王克謙號茂林無子後知永嘉命立修竹爲子時已二十乃戊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非偶然也

回回送終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

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卽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凡賃地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以鈔市之直方殂之際眷屬皆彜面揅披其髮毀其衣襟躄踊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撒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八

汲古閣

果於道貧者無之旣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帖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群回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瘞於穴以死面朝西云

辛卯春於瞰
碧目擊其事

接待寺

杭之北關接待寺寺額乃吳傅朋書敕賜妙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後展而大之殊乏書體其右廡有古觀音殿亦傅朋書極佳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

也其一壁作水波有洶湧勢若毗陵太平寺之類
外有給庫石碑立於側其文乃鈿朴翁撰姜堯章
書伽藍神左相公不知何代人寺乃淳熙間喻彌
陀開山常施水飯僧於此有大石井尚存其深六
丈泉極清冽喻有塔頭在法堂之左題云齋三百
萬僧喻彌陀之塔云

天雨塵土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黃霧四塞天雨塵土入人
鼻皆辛酸几案瓦壠間如篩灰相去丈餘不可相

癸辛雜識

續集上二十九

汲古閣

覩日輪如未磨鏡翳翳無光采凡兩日夜是夜二
鼓望仙橋東牛羊司前居民馮家失火其勢可畏
凡數路分火泐燒至初七日勢益盛而塵霧愈甚
昏翳慘淡雖火光烟氣皆無所覩直至午刻方息
南至太廟墻北至太平坊南街東至新門西至舊
祕書省前東南至小堰門吳家府西南至宗正司
吳山上嶽廟皮場星宿閣伍相公廟東北至通和
坊西北至舊十三灣開元宮門樓所燒踰萬家至
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漢成帝建始元年後周宣帝

陳後主禎明中皆有黃霧之變未及考也

宋江三十六贊

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并序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三十

汲古閣

可乎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於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旣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託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爲盜賊之聖以其守壹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

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
之徒孰若跖與江也

呼保義宋江

不假稱王 而呼保義 豈若狂卓 專犯忌

諱

智多星吳學究

古人用智 義國安民 惜哉所予 酒色狎

人

玉麒麟盧俊義

續集上三十一

汲古閣

癸辛雜識

白玉麒麟 見之可愛 風塵大行 皮毛終

壞

大刀關勝

大刀關勝 豈雲長孫 雲長義勇 汝其後

昆

活閻羅阮小七

地下閻羅 追魂攝魄 今其活矣 名喝太

伯

尺八腿劉唐

將軍下短 貴稱侯王 汝豈非夫 腿尺八長

沒羽箭張清

箭以羽行 破敵無頗 七札難穿 如游斜

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 豈知汝名 大行春色 有一丈

青

病尉遲孫立

續集上三十二

汲古閣

癸辛雜識

尉遲壯士 以病自名 端能去病

國功可

成

浪裏白跳張順

雪浪如山 汝能白跳 願隨忠魂 來駕怒

潮

船火兒張橫

大行好漢 三十有六 無此火兒 其數不

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 短命何益 曷不監之 清源廟
食

花和尚魯智深

有飛飛兒 出家尤好 與爾同袍 佛也被
惱

行者武松

汝優婆塞 五戒在身 酒色財氣 更要殺

人

鐵鞭呼延綽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三十三

汲古閣

尉遲彥章 去來一身 長鞭鐵鑄 汝豈其
人

混江龍李俊

垂龍混江 射之卽濟 武皇雄爭 自惜神

臂

九文龍史進

龍數肖九 汝有九文 盍從東皇 駕五色

雲

小李廣花榮

中心慕漢 奪馬而歸 汝能慕廣 何憂數
奇

霹靂火秦明

霹靂有火 摧山破嶽 天心無妄 汝孽自

作

黑旋風李逵

風有大小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爾亦

凶

小旋風柴進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三十四

汲古閣

風有大小 黑惡則懼 一噫之微 香滿太

虛

插翅虎雷橫

飛而食肉 有此雄奇 生入王關 豈傷令

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 故神無方 汝行何之 敢離大

行

先鋒索超

行軍出師 其鋒必先 汝勿銳進 天兵在
前

立地太歲阮小五

東家之西 卽西家東 汝雖特立 何有吾
宮

青面獸楊志

聖人治世 四靈在郊 汝獸何名 走曠勞

勞

賽關索楊雄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三十五

汲古閣

關索之雄 超之亦賢 能持義勇 自命何
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將軍 鴻門直撞 斗酒肉肩 其言甚
壯

兩頭蛇解珍

左嚙右噬 其毒可畏 逢陰德人 杖之亦
斃

美髯公朱仝

長髯郁然 美哉丰姿 忍使尺宅 而見赤

眉

沒遮攔穆橫

出沒太行 茫無畔岸 雖沒遮攔 難離火

伴

拚命三郎石秀

石秀拚命 志在金寶 大似河魴 腹果一

飽

雙尾蝎解寶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三十六

汲古閣

醫師用蝎 其體貴全 反其常性 雷公汝

嫌

鐵天王晁蓋

毗沙天人 證紫金軀 頑鐵鑄汝 亦出洪

爐

金鎗班徐寧

金不可辱 亦忌在穢 盍鑄長戈 羽林是

衛

撲天鵬李應

鷲禽雄長 惟鷓最狡 毋撲天飛 封狐在草

此皆羣盜之靡耳聖與既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狹而進姦雄不免異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爲項籍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自能辨之云華不注山人戲書

種葡萄法

有傳種葡萄法於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長四五尺者捲爲小團令緊先治地土鬆而沃之以肥種之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三十七

汲古閣

止留二節在外異時春氣發動衆萌競吐而土中之節不能條達則盡萃華於出土之二節不二年成大棚其實大如棗而且多液此亦奇法也

插瑞香法

凡插之者帶花則雖易活而落花葉生復死但於芒種日折其枝枝下破開用大麥一粒置於其中并用亂髮纏之插於土中但勿令見日日加以水澆灌之無不活矣試之果驗

楊髡發陵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三十八

汲古閣

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竝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楚字晉卿遼人博物無所不知蓋張華郭璞輩隨進云此名角犴音端能日馳萬里靈異如神鬼不可犯也帝爲之回馭又云有大鳥其一羽足以蔽千人蓋鵬類也又云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華夷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浮水窻其骨長數十里橫於兩涘如津

癸辛雜識

續集上三十九

汲古閣

梁然骨中有髓竅可容竝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國其國謀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懼其枯朽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嘲雷忠齋

趙子昂入覲之初上命作詩嘲留忠齋云狀元曾受宋朝恩目擊權姦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好將忠孝報皇元留以此銜之終身云

鎖陽

韃靼野地有野馬與蛟龍合所遺精於地遇春時

則勃然如笋出地中大者如貓兒頭笋上豐下儉其形不與亦有鱗甲筋脉其名曰鎖陽卽所謂肉菘菘之類也或謂韃靼婦人之淫者亦從而好合之其物得陰氣則怒而長土人收之以薄刀去皮毛洗滌令淨日乾之爲藥其力百倍於肉菘菘其價亦百倍於常品也五峰云亦嘗得其少許

純色骰錢

聞理宗朝春時內苑效市井關撲之戲皆小璫互爲之至御前則於第二三撲內供純鏤骰錢以供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

汲古閣

一笑

公主添房

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閭及權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方山天驥爲平江發運使獨獻羅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袱百條其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爲之大喜後知出於承受姚某者遂賜金帶一條承受者卽姚靜齋之父也

聖門本草

陳參政揆家集名亦受家傳內有忸怩集乃爲舉子時程文又以聖門十哲七十子各有爲本草無乃不可乎陳卽行之之祖也

海鯀兆火

壬午歲忽有海鯀長十餘丈閣於浙江潮沙之上惡少年皆以梯升其背鬻割而食之未幾大火人以爲此鯀之示妖其說無根辛卯歲十二月二十二三間又有海鯀復大於前者死於浙江亭之沙上於是閩傳將有火災然越二日於二十四日之

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一

汲古閣

夜火作於天井巷回回大師家行省開元宮盡在煨燼中凡毀數千家然則溢傳有時可信也

此欠考耳

此卽出於五行志中云海魚臨市必主火災行省卽宋祕書省畜書并板甚多故時人云昔之木天

地也

壬辰星隕

壬辰二月朔甲子更初有大星如五斗米栲栳大徐徐自東而西紅光照地有聲殷殷若雷越日乃知墜于宗陽宮火光滿室副宮陳悅道所目擊又聞是曉亦墜於陽墳之昇元觀村中皆見火光後

亦無他

葉李紀夢詩

葉亦愚右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夢一老人曰
汝前爲文昌相坐漏泄天機遭謫能悔過當復職
引之至通明大明二殿俾爲主殿之職於是賦詩
四章以謝及覺僅記其一云通明殿逼紫微垣一
朶紅雲擁至尊下土小臣勤稽首願將惠澤溥元
元於是作詩以記其事云宋時豪士石曼卿帝命
作主芙蓉城我才比石萬無一半世虛負狂直名
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二

汲古閣

年來似有喪心疾薦共引鯨辜蒼生天誅未加公
論沸日夕惟待鼎鑊烹何哉異夢出非想忽遇仙
老談真情謂予夙是文昌相漏泄輕舉遭彈抨毫
令謫墮飽憂患且使兩足蹒跚行追思善步不可
得飛昇妙術矧敢輕當時廷議祗如此汝悔當復
惟相迎稽首老仙謝慈愍臣罪當死天子明久之
寂滅一大樂口棺待盡無他營老仙笑許汝可教
引領直上朝玉京通明大明二宮殿林木蒼翠堦
瑤瓊芙蓉爛熳錦欲似帝皇錫以主殿名賦詩奏

謝九拜起玉音嘉獎傍觀榮癡人說夢聊一快我
獨知命不少驚只恐才非曼卿敵相見慚汗應如
傾從今閉目需帝召玉樓續記時當成兒孫自有
兒孫福與農報國須勤耕明年壬辰二月初六卒

海蛆

李聲伯云常從老張萬戶入海自張家浜至鹽城
凡十八沙凡海舟閣淺沙執須出米令輕如更不
可動則便縛排求活否則舟敗不及事矣施梢之
木曰鐵稜或用烏婪木出欽州凡一合直銀五百
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三

汲古閣

兩其鐵猫大者重數百斤嘗有舟遇風下釘而風
怒甚鐵猫四爪皆折舟亦隨敗極可異也凡海舟
必別用大木板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爲海蛆所
蝕凡運糧則自萊州三神山再入大洋七日轉沙
門島可至直沽去燕止百八十里耳

北方大車

北方大車可載四五千斤用牛騾十數駕之管車
者僅一主一僕叱咤之聲牛騾聽命惟謹凡車必
帶數鐸鐸聲聞數里之外其地乃荒涼空野故耳

蓋防其來車相遇則預先爲避不然恐有突衝之虞耳終夜勞苦殊不類人雪霜泥潭尤艱苦異常或泥滑陷溺或有折軸必須修整乃可行濡滯有旬日然其人皆無賴之徒每挾猥娼同處於車箱之下籍地而寢其不足恤如此

全氏孿鬼

壬辰四月二十日全霖卿子用之妻史氏

史盛之女誕

子先出雙足足類雞鵝乳醫知其異推上之須臾別下雙足繼而腸亦併下乃孿子也皆男子而頭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四

汲古閣

相抵髮相結其貌如獐鬼遂扼殺之母亦隨殞
押不蘆

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類人形若人參之狀其酋名之曰押不蘆生土中深數丈人或誤觸之著其毒氣必死取之法先於四旁開大坎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皮條之系則繫于犬之足旣而用杖擊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氣隨斃然後就埋土坎中經歲然後取出曝乾別用他藥制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

雖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
卽活蓋古華陀能剗腸滌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藥
也今聞御藥院中亦儲之白廷玉聞之盧松厓或
云今之貪官污吏賊過盈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
丹者莫非用此

種茯苓

道士郎如山云茯苓生於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
民乃擇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繫於其中而繫束
之使脂液滲入於內然後擇地之沃者坎而瘞之
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五

汲古閣

三年乃取則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
多盜種密誌之而去數年後乃取焉種者多越人
云

葉李姓名二士

葉亦愚名李先爲葉山所攻後爲李性學所窘遂
以此飲恨而死蓋二人正寓其姓名云

訟學業背社

江西人好訟是以有簪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
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譁訐之語蓋

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此亦可怪又聞括之松陽有所謂業觜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爲能如昔日張槐應亦社中之瑒瑒者焉

陳石澗李聲伯云

相馬法

馬之壯者眼光炤人見全身中年者炤人見半身老者炤人僅見面耳此韃韞相馬之法

張受益

碑蓋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六

汲古閣

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用鐵局局之後人立碑於墓道其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爲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爲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駝峰

駝峰之雋列於八珍然駝之壯者兩峰堅聳其味甘脆如熊白妳房而尤勝若駝之老者兩峰偏躡其味淡韌如嚼敗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負重者而壯有力者未始以爲饌也

子昂

解厄呪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維卿以言事忤權臣得罪
遠流西北方名哈刺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知不
免日夕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一夕夢有僧問之曰
汝曾誦高王觀世音經否曰然僧於是口授一呪
與之此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神呪也特誦一萬
二千遍可以免難夢中熟誦及覺卽書之紙自是
持誦不輟無何得還燕京而權臣怒猶未已復繫
刑部獄周在獄持誦益勤未幾遣使雲南以自贖

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七

汲古閣

至彼合蕃僧加瓦八遍閱大藏經得梵本呪比夢
中惟欠三字未幾權臣誅遂除刑部郎中還其妻
子財物人以爲誦呪之力云呪曰

答侄他

侄者只他音

唵呬罷吡哆

呬音他暗

呬囉吡

哆 呬呵吡哆

囉呬吡哆

囉呬吡哆娑呵

霍山顯靈

杭之霍山張真君祠宇雄壯香火極盛自兵火後
漸致頽圯此役甚大人無復問之者辛卯朱宣慰
運米入京自登萊拋大洋三神山轉料以往忽大

風怒作急下釘鐵猫折其三四柁幹鐵稜軋軋有聲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於黑雲中雷霆有聲出大黃旗上書霍山二字於是舟人亟拜許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貺須臾風濤貼然遂獲安濟是冬入杭遂捐鈔千錠崇建鼎新云

黃蘆城幹

長城之旁居人以積雨後或有得堅木於城土中識者謂名黃蘆木乃當時用以爲城幹用者性極堅勁不畏水溼而耐久至今一二十年猶有如楹大者以之爲鎗幹最佳蓋築城無以爲幹不可所謂不謹而寘薪焉者又何邪

受益

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八

汲古閣

癸辛雜識續集上

終

